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
42

私家秘藏

小

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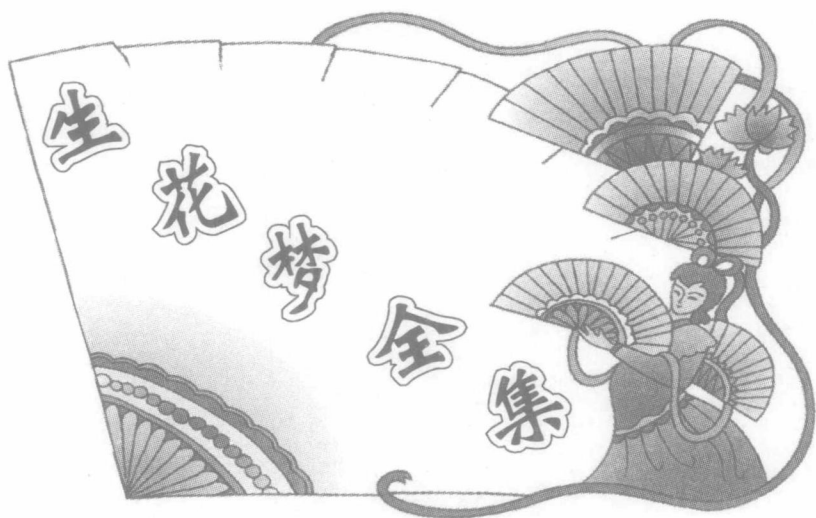
百

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四十二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古吴娥川主人 编次

目 录



生花梦一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贡副使宽恩御变 | (7) |
| 第 二 回 | 康公子大义诛凶 | (19) |
| 第 三 回 | 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| (32) |
| 第 四 回 |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 | (44) |
| 第 五 回 | 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| (57) |
| 第 六 回 |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 | (70) |
| 第 七 回 | 太守为怜才公堂鞠鬼 | (83) |
| 第 八 回 |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 | (95) |
| 第 九 回 | 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| (107) |
| 第 十 回 |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 | (119) |
| 第十一回 | 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| (132) |
| |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 | |
| | 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| |
| |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 | |
| | 东园赓雅调自许同心 | |
| |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 | |
| | 白公堤青天遭霹雳 | |
| |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 | |
| | 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 | |
| | 豹尾关两桂裳权成双伉俪 | |
| | 非奸细计嫌白衣军 | |
| | 是夫妻误认绿林妇 | |



- 第十二回 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(144)
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

生花梦二集

-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
操劳母畜汉劳心 (156)
-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醉乡
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 (164)
-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
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(172)
- 第四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中遇侠
冤家狭路，刘天相杆下亡身 (181)
-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
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(190)
-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，豪杰遭刑
万金荐友人风云，奸雄得路 (198)
-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
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(207)
-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
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(216)
- 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，穷秀才望门堕泪
贤闺女矢志，侠丈夫飞垣救人 (224)
-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
救无辜挺身代辟 (233)
-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
占田产恩妇离家 (241)
-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，负心人忒煞欺心
一计收罗，长舌妇偏生饶舌 (250)

-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，舅舅甥甥弄成活鬼
道真还假，擒擒纵纵算就深机…………… (259)
-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
投山左万里寻亲…………… (267)
-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癫头官
大同府喜遇知心友…………… (276)
-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，贤太守挂冠归去
贤奸报复，小翰林衣锦还乡…………… (285)



生花梦三集

- 第一回 无意重交游惜头巾富儿趋势…………… (295)
- 第二回 有心招款诒指腹孕舅子证盟
姐弟同谋激姐夫耻贫贱而悔约…………… (305)
- 第三回 亲翁诡计逐亲母乘患难以快心
梦观音苦中作乐…………… (310)
- 第四回 缚和尚死里逃生
痛遭漂没贫家妇看尽炎凉…………… (323)
- 第五回 惊散婚姻御史台尚存风烈
辞婚媾贞女事空王…………… (332)
- 第六回 治强梁穷员遇天子
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无儿…………… (338)
- 第七回 孝道寻亲大哥哥眼中识弟
我昔凌他他今制我势利徒满面羞惭…………… (345)
- 第八回 亲而不贵贵者为亲反侧儿窳身罗网
永福庵夫妇重逢…………… (351)
- 巩昌府父子会面

生花梦一集

第一回 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



生
花
梦
全
集

诗曰：

好事多磨最可怜，春风飘泊几经年。
戎间且有生香地，世上偏留薄命天。
假到尽头还自露，疑从险处更多缘。
毫端尚有余恩在，他日新声待续传。

词曰：

天与良缘成美眷，颠倒漂零，讨的春风便。铁石盟
言终不变，黄尘塞草经磨练。金革销沉红粉艳。百万男
儿，拜个多娇倩。亲拥貔貅经百战，虎头幻出佳人面。

右（上）调《蝶恋花》

这两首诗词，是道那全部小说的关键。大率婚姻一节，迟速险易，莫不有数。若月腴果裁，红丝曾系，便流离险阻，颠倒错乱，迟之岁月，隔之天涯，甚而身陷龙潭虎穴，势分敌国寇仇，也毕竟宛宛转转，自然归到个聚头的去处。苟非天作之合，纵使



男欢女爱，意密情坚，才貌门楣，各投所好，或千方百计，挥金购求，甚有父母之命即专，媒妁之言更合，欢欢喜喜，道是百年姻眷，谁知百辆迎门，恰好三星退舍，究竟事终伏变，对面天涯，所以，人谋愈巧而愈拙，乐境愈遭而愈非。足见造物所施，往往出人意表。甚有一种极恬淡极平易的人，其平日所为，皆性分中事，并无一点妄为之心，与智巧之习，即以当声色货利之间，富贵显荣之遇，一毫无动于中。即以处患难生死之际，兵刃反侧之余，亦处之不惊，而安之无怨。这等才是个有学问有操守的丈夫。然而，世人各逞其智能，各矜其伎俩，莫不窃笑此种真丈夫，为守老瓮牖的人，如朽木腐草之不足数。然天道好沉默而恶聪明，爱宽厚而厌苟该，故往往祸中得福，绝处逢生。至于遇合之间，婚姻之际，以及功名之数，虽艰难挫折，终有极妙的收成。那些弄尖酸、使巧计的，千谋百算，想碎心机，意谓巧夺天孙，智穷造化，谁知恰恰的转与别人做便宜了。所以，在下今日造这部小说，原不专为取悦世人耳目，特与聪明人谈铅理，与愚昧人说因果。但今稗官家，往往争奇竞胜，写影描空。采香艳于新声，弄柔情于翰墨。词仙情种，奇文竟是淫书；才子佳人，巧遇永成冤案。读者不察其为子虚亡是之言，每每认为实事，争相效学，岂不大误人心，丧灭伦理。今日与看官们，别开生面，演出件极新奇、极切实的故事。富幻于侠，化淫为贞，使观者耳目一快。然不必尽实，亦不必尽虚，虚而胜实，则流于荒唐；实而胜虚，则失于粘滞。何也？盖笔非董狐，事多假借。譬如昔人事迹，岂无暧昧不伦。若竟为昔人护过，便似寿文、墓志、挽述、颂祝之谀文，而非劝惩警世之书了。岂非与昔人面目，相去千里。若据事直书，则未免招后人怨尤，犯时事忌讳。惟是易其姓名，混其出处，虽行事俨然在目，似与昔人风马无关，是转将实境仍归向泡影中去，不留些子挂碍，使色相皆空，但见无花乱坠耳。待我如今先说件最切近的新闻，把来当个引喻。



这节事不出前朝往代，却在康熙九年康戊之岁，苏州吴江县，离城数里，有个乡镇，叫做耿村。民户虽不算稠密，却原有数百余家。这村中有个轻薄少年，唤做魏二。父母单挣这个种儿。家内尽是温饱。但这魏二，生性乖滑，不肯务本去学那躬耕力穡的事，一味习于游荡，博酒呼卢，与十来个恶少，酗酒成群，窥探人家闺阁，奸犯人家妇女，惹事招非，久为乡人所厌恶。年已十八九岁，父母见他不肯学好，也不曾打点与他成亲。他虽没有老婆，若论女色，倒也尝过百十多次。

邻居有个女儿，叫做殷胜姐，生来却有四五分姿色，倒也不像个乡间生长的，反是轻薄戏谑，装腔做样，见了人家俏丽后生，便眉来眼去，调引勾挑。虽是未出闺门的黄花女儿，早被村中那些狂荡少年，取乐个忌惮最。就是魏二，也时常有一手儿。心下想要娶他做老婆，便好长久受用。几次在父母面前恳求，他父母知是个没正气的歪货，执意不肯扳他。过不多时，那殷胜姐已许了近城一个开布店的许十一官。这许十一官，为人却忠厚诚恳，本分经纪，绝不务外。

看官，你道那许十一官，这样一个好人，为何误配了这淫物？天理如此报他，不知天意最巧，后来才见造物的妙处。

却说魏二，正值新年初三，往城里游玩了回来。只因亲着人家留吃了些酒，天已抵暮，到家尚有半里多路，忽抬头见一家门缝里立着个极美丽的女子，年方十五六岁，生得异样娉婷，天然秀媚，绝非乡村物色。魏二见了，魂飞天半。暗想道：“我日逐在此经过，从不见有这样个妙人儿。今日怎忽然遇此？我若得这样一头亲事，便千足万足了。只不知是那一家？”此时，新年光景，家家闭户，一时辨不出。走过了几家，复身转来，仔细一瞧，才认得，是训蒙顾先生的女儿顾一姐。他虽是寒素人家，却规矩最重，平日间绝不轻易到门首盼望。只因这日，父亲也同几个朋友，到城中寺院里游玩去了。一姐因同母亲，在门首闲瞧片



时，不想被魏二一眼看定，偷油本相都露出来。母女二人，见魏二赢奸卖俏，忙忙的把门关上，往里头去了。魏二没法，只得回家，日夜摹拟，茶饭也无心去吃。想得痴痴呆呆的，终日坐着叹气。父母见他这样光景，再三盘问。魏二正要发泄，遂把正月初三见了顾一姐的话，从头说了。又道：“爹娘若不娶这一位好女儿与我做亲，我就跳到太湖里死了。”父母是独养儿子，未免溺爱，转宽慰他道：“儿啊，你年纪长成，做爹娘的巴不得娶房好媳妇。明日就央媒人，到顾家去说便了。”魏二听了这话，喜得心花顿开，连夜自到媒人家里，叮嘱了一番，又许他另外相谢。

次日，媒人将命而往。顾先生夫妇，但知魏家殷实，却不晓得魏二是个浪子。顾先生终是斯文诚实的人。也不到邻里访问，意自允了。魏二千欢万喜，准备纳彩行聘。一一从厚。顾家落后才知，魏二无籍。然已懊悔不及，无可奈何。不料是年，恰值水荒。二月间阴雨连绵，直到五六月，尚不肯晴。不但春熟全坏，无论高低田亩，俱一望汪洋，并土岸疆界，俱没有水中三四尺了。沿河人家，船都撑到家里。魏二不管年岁凶荒，却苦苦催父母毕姻。父母拗他不过，只得捡了六月十二，迎娶过门。恰好邻居的殷胜姐，也是这夜，许家来娶亲。

那魏二，巴到黄昏时分，发轿起身。花灯鼓乐，迎到自家门首。你道奇也不奇，魏二在花烛之下，正待交拜行礼，忽听外面呼喇一声响亮，如天崩地塌一般，四下喊声大震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是夜疾风暴雨，太湖水决，从半空中冲涌而来。霎时间，耿村数百余户，尽淹在波涛中去。可怜万千生命，噍类无遗，庐舍什物，尽皆漂散。转眼间，尸横遍野，鬼哭人号。民间所厝灵柩，俱顺水而下。有时事诗六首，备载于此。

其一：

水沸吴天路正穷，荒城禾黍吼秋风。



尸横野草青磷遍，
枢涌奔涛白骨同。
入劫可怜千顷尽，
救荒无策万家空。
伤心四境真蒿目，
落日千山有断蓬。

其二：

荒村烟火失林皋，
耒耜无烦胼胝劳。
盛世不闻天雨血，
江城今见地生毛。
追呼已暂宽民隐，
蠲赈犹难逮尔曹。
草野幸能逢圣主，
侵渔早已戢奸豪。

其三：

流离转徙又难堪，
时事艰危岂易谈。
江汉水光连亩浚，
闾阎菜色满东南。
尘生甑釜虚炊汲，
泥涨堤塘绝荷担。
最是上官怜岁欠，
邠庾久已谢肥甘。

其四：

循良辗转恤民艰，
勘亩亲行绝弊端。
白日饥民哀孔道，
夜深疫鬼哭郊坛。
移民移粟今犹病，
多黍多畲昔尚难。
纵使恫瘝能屋虑，
疮痍宁遽起凋残。

其五：

卖儿乞食遍街坊，
目击无依太可伤。



少府金钱颁赈济，太仓玉粒咸输将。
转移沟壑诚何忍？迫胁萑苻岂易商。
欲绘流民图进告，太平天子正当阳。

其六：

回天无术点金难，此日三吴正倒悬。
鸡犬萧条应有泪，苍生憔悴欲无烟。
江淮遍下推荒令，郡邑分输赈粥钱。
料得灾民能就食，一时遐迹尽喧阗。

其时，魏二及邻居殷胜姐，俱逃不出劫数中了。惟顾先生夫妇，终究是读书人，有主意，一见水决，各各奔出户外，大家抱着一扇板门。及至水来，任其东打西漂，却不伤性命。

是夜，许十一官，老早准备下乡迎亲。直至更余，尚不回来，心下着疑。正走出门，从桥上下来。只见水光浩渺，哭声隐隐，吃了一惊。知是水决。反立定主意，呼唤救人。一时间，惊动了准千准万的人，大家捞抢东西，那里肯救人性命。许十一官，只得自己跑下桥来，跳在一只船头上，两手搀人。不多时，扶救了四五十人。又一把搀去，却是个少年女子。不好也撇他在岸上，反叫人领到家里。自己又捞救了三四十人，方才回来，叫丫头拿干衣服，与这女人换了。见美丽非常，细细问他来历。你道这女子是谁？原来就是顾一姐。许十一官听说是好人家，待之以礼。顾一姐便恳求许十一官，访寻他父母，并魏家消息。正好，许家娶亲人，会水性的奔了回来，报说殷家俱已漂去。至第二日早晨，水势已平，访知殷胜姐已死。许十一官痛哭了一场，又去问问顾家下落。恰好，正问着了顾先生，就是他昨夜救起来的。在岸头哭了一夜，不知妻子女儿死活。次早，见许十一官问



他，便道：“兄如何问及小弟？”许十一官道：“昨夜小子捞救多人，不道老伯亦自在数。令爱也曾捞着，现在舍下调养哩。”顾先生听了，十分感谢。正待同他到家，只见一个妇人哭来。顾先生一看，认得是妻子，连忙搀住，说：“女儿已在此了。”大家到许家来。许十一官作了揖，顾先生向妻子道：“此位官人，救我父女性命，是大恩人了。”因请出女儿来相聚，夫妇感谢不已。顾先生要去问魏家消息，妻子含泪道：“不要问了，我方才亲眼见，魏家郎君已死，尸体尚在岸旁。”顾先生好不悲痛。许十一官转安慰了他几句，也力备说昨晚娶亲，殷家女儿淹死之故。那顾先生忽想一想道：“我女婿遭此不幸，兄又丧了佳偶，似属天意。若不相弃，愿将小女作配吾兄，少报相救之德。”许十一官尚欲逊谢，幸诸亲百眷尚未散去，俱齐声道：“好，就趁这日，花烛酒筵，色色完备，捡个上吉时辰，配合百年姻眷。”夫妻恩爱，自不必说，顾先生夫妇，就依傍在许十一官身边过活。只因魏殷二人淫荡不检，终作波涛之鬼；顾许两家，仁厚有德，反成伉俪之缘。有只《黄莺儿》道：

半载雨连绵，遍沧桑，断火烟，灾民疫鬼真凄惨。
饥荒眼前，啼号耳边，更遭冲决人流散。仗天天，一番
颠倒，成就了好姻缘。

话说先朝，世宗年间，湖广黄冈县有个乡绅姓贡，名凤来，字鸣岐，少年科甲，初任陕西西安府推官，声名正直，行取贵州道监察御史，寻升浙江金衢道佥事。任满，又升山西驿盐道副使。历任多年，告病回籍。父亲也是甲科，官至太仆寺少卿。

这贡鸣岐，（自此，三百余字，原书模糊不清，大意是：贡鸣岐为人醇谨好善，待人以恕，处己以和，亲族有伶仃孤苦者，必出粟赡养；乡党有饥寒者，必出资救助。）好施广爱，惜字戒



杀，本分中应行的好事，都不遗余力，毅然肯为，绝无骄矜之色。

一日，除夕，偶然到门首闲步，却见一人，身穿着件不青不白、准千补丁的衲袄，头上戴顶烂毡帽儿，手叉着腰，在大门首，一双眼骨碌碌望里头张探。看见贡鸣岐踱将出来，便闪了开去。贡鸣岐初不在意，只见那人又走拢来，倚在别人家门柱上，冷眼看着贡鸣岐，并不做声。贡鸣岐也仔细把他一看，见此人脸带饥寒之色，双眉不展，若有所求而不得之状。贡鸣岐还认是录他家里人讨东西的。不料那人见贡鸣岐看他，反仓皇惊遽，掩面而走。贡鸣岐见如此光景，知是穷迫无措的人，却可怜他。正待唤他过来问问，动了个周济他的念头，反因其慌张而去，转生疑惑。正待叫家人去唤他转来，忽遇一个熟识的朋友走过，见贡鸣岐在门首，连忙作下揖去，说了许多寒温，一拱而别。贡鸣岐再待看那穷人，已是不见影了，反快快的转身进去。暗想：“那人若饥寒求乞，怎见我并不启齿？若问家中人讨帐，为何见我瞧他，反郝颜而遁？”再也解说不出。正是：

尔即有心，彼非无意。

转眼之间，一场把戏。

原来那人，就住在贡家左近不远，一箭之路，叫做俞四。只因生平好饮好赌，少时原有几分膂力，替人挑负货物，倒也趁钱。但是，趁得来就往赌场中一光，或同几个弟兄，大酒大肉，吃个杯盘狼籍。到四十来岁，生意也渐渐衰薄了，儿女又多起来，只得借些重债，贩贩鱼儿，挑到市里卖几分度日。谁知食口众多，连本都吃尽了。不几年间，利上还利，房租债负，堆积无偿；儿女啼饥号寒，难以过日，时常撞到街坊，向背人耳目的去处，每每做些不问而取的勾当。做得手滑，渐渐胆大起来。晓得



贡家殷富，思量要替他出脱些儿，悄地挨到门口瞧瞧，算计夜来的路数，正好门上无人，一步步挨进厅后，窃探了些时。只见有个小厮走出来，见俞四张头望脑，便问道：“你找那一个？这里是内宅了，怎么直走进来？”俞四含糊应道：“我做小生意的，因过年没有柴米，将几件衣服儿，要寻位大叔们，当几百钱用。”好小厮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到外头去。”俞四只得缩了出来，里边的路径已是熟悉，仍到大门口，先看个人门藏身之地。看来看去都不妥贴，正在观看，忽见贡鸣走出来，已自心慌。落后又见贡鸣岐一眼瞧他，贼人心虚，却不知是矜怜他的美意。只道看破他行止，故此走了来家。

到得天黑，方去干事。窃见四周无人，闪身入内。茶厅上见有个绝大的进士匾额，便想：“此处可以容身。”就在遮堂上，爬了上去，伏在斋匾后面。那知贡鸣岐日间见了这人，心下终是疑疑惑惑，恐怕有小人起念。吃过夜宵，方待关门，自己却步到厅上，叫家人点了火把，各处巡照。一路问将出来。

俞四在斋匾里，正摹疑挖门的妙技，忽听里面一片声响，说是搜贼，渐渐走出茶厅。灯火照耀，如同白日。那俞四终久不是惯家，直吓得冷汗淋身，只砣察察不住的抖，反因慌张太过，在斋匾里响动起来。家人大叫道：“斋匾内有贼！”俞四听了这一声，吓得魂飞胆落，一交跌了下来。众人一齐上前拿住，缚的缚，打的打，闹做一团。转是贡鸣岐喝住道：“且不许乱打。”众人遂不敢动手。俞四听见主人解救，连忙上前，嗑头哀告。贡鸣岐问道：“你实是那等人？为何不学好，做这犯法的事？”俞四哭诉道：“小人虽然下愚，岂不要性命。只因穷到极处，债负如山，老婆儿女，饥寒绝命。自想，不做贼，必然饿死。做了贼，必遭官刑。然幸而而败，尚是一条生路。故千思万算，必不得已，起了个贪财舍命的念头。不合误入老爷府中，罪已该死，求老爷大开侧隐，矜念小人贫穷所致，今日纵打死小人，亦不为过。但一